

陳念聰——早晨，你還沒有死？

雖然香港自詡為國際都會，但香港人一般都缺乏國際視野。如果沒有「911」，大抵香港人沒有多少個會注意到塔利班和阿富汗，更遑論喀布爾、坎大哈等地的名字。不過，總有些人是與別不同，願意認識這些罕為人知的地方，甚至進入其中生活，一同經歷危險或生死，陳念聰醫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撰文・Sam | 攝影・王婉薇 | 圖片・受訪者提供



2017年1月10日，阿富汗全國三個城市相繼發生四宗恐襲，造成50多人死亡，過百人受傷。塔利班(Taliban)已承認其中三宗襲擊的責任。

是的，一提到阿富汗，想到的也許就是塔利班、基地組織以及飽經戰亂和饑荒摧殘的阿富汗難民。這個在歷史上曾經盛極一時的強國，據聯合國指出，仍然是全球最危險，充滿暴力和危機的國家。在去年前9個月中，平民死亡的人數突破歷來紀錄，主要是死於戰亂。

「當時我們經常說一個笑話：『早晨，你未死咩？』原來昨晚附近被轟炸過」

陳念聰，本身是一位眼科醫生，卻因為大學時代的一個體驗，走上了一條與別不同的醫生路。1993-1999年，他與太太在阿富汗擔任醫療教育及宣教工作，在那個香港經濟急速發展的日子(當然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的香港是另一個故事，但總較阿富汗的情況好)，他倆卻在這給戰火蹂躪的中東小國中，每天經歷生與死。

「當時我們經常說一個笑話：『早晨，你未死咩？』原來昨晚附近被轟炸過。」陳念聰在阿富汗戰區生活的6年，每天面對的，不是工作如何忙碌、老闆客戶如何難服侍，而是飛彈與火箭的襲擊，無論是在家旁邊，或是在駕駛的路上車旁，陳念聰說都是經常發生。「我們鄰居試過『砰』一聲的中彈，只是我們逃過一劫。」

可以想像，在阿富汗生活，生死只懸於一線。「有一次我們回家，發現窗旁的沙發坐墊上有一顆黑色的東西，仔細看原來是子彈，估計是穿過窗簾射進來，坐墊也給燒穿了一部分。我想如果我和太太其中一個當時坐在那沙發上，應該已經中彈死了，幸好當時我們不在家。那場景讓我們看到原來死亡是如斯接近。」

但同樣叫他訝異的是：「當地的朋友每天面對死亡的威脅，今天更多恐怖襲擊，生命更沒保障。生命無常，但卻看見他們熱愛生命，珍惜生命，在艱難的環境下堅持下去，肯定生命的意義。這是我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。」

陳念聰與阿富汗的因緣，始於一對美國老夫婦，他們因為工作路經香港，住進了陳念聰的家，這對夫婦是在阿富汗做醫療和醫療教育工作，當時正需要人到阿富汗去協助。陳醫生的眼科專業和對醫療教育的興趣，正好切合這機構的需要。6年生死邊緣的日子，原來並不是他們起初選擇到阿富汗的預期。



在阿富汗山區診症



陳念聰和太太 Wance 與當地游擊隊



阿富汗的村童



在阿富汗眼科醫院教授手術

不過天性樂觀的陳念聰，反覺得當日去阿富汗並不比今天危險。「其實現在更危險，因為現在武裝份子針對的目標，是志願組織人員。」今日敘利亞阿勒頗的慘烈戰況常在新聞中出現，他認為這表示聯合國已失去應有的作用，大國在全球搶資源，造成全世界的貧富懸殊。

「找到人生意義，離世時才不會後悔；在還有選擇時就要選擇，該做的事不要等到退休才去做」

「雖然當地很窮，但他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，鍛鍊出抗逆力。」就如當地居民早上常說的那個「你未死咩」的黑色笑話，其實帶點無奈，但他們卻能真心笑出來，「醫生與病人都接納他們身處的困境。」在將亡之地還可輕鬆帶笑的生活，本身就是一個神跡。

當死亡成為每天擦身而過的事，人對生死也會看得坦然。陳念聰與太太到當地不久，已經感受到生命威脅，他太太甚至已為陳念聰的安息禮做了準備。「當死亡要來的時候，基督徒不會有優待。」

也許因為對生死有深刻的體會，陳念聰對成敗也看得通達，看生命意義有別於主流。「生命意義是要尋找的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方向。如果只跟隨社會的價值觀走，很容易會迷失。找到人生意義，離世時才不會後悔；在還有選擇時就要選擇，該做的事不要等到退休才去做。」

從阿富汗的6年歸來，陳念聰加入了施達基金會，決定在有生之年服侍不同種族的人，以另一種方式去為活在艱難中的異邦人帶來盼望。

「期望可以漸漸建立跨文化和國際的交流平台，為世界做些事情」

施達基金會(CEDER，代表了5個核心工作：Christian、Education、Development、Advocacy、Relief，即基督徒使命、教育、發展、倡議、救援)是一個「藉教會，經教會，扶貧濟困」的國際組織，集合城市的資源，在不同國家透過資助當地教會推行扶貧項目，他在過往多年亦擔任施達基金會的總幹事。

「我們希望香港教會對國際多點認識，事實上，香港自從911以後，對穆斯林及跨文化宣教的關心多了。」陳念聰說，靈性對人、群體，以至政府，都有很大關係。「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會問靈性與上帝的問題，而信仰從來沒有把社會(關懷)與真理分開。」

陳念聰補充說，施達基金會最近關注跨國人口販賣，原來這問題在國際上的嚴重性僅次於毒品，受害人有約3,700萬，比軍火買賣還要嚴重。

陳念聰當年入讀港大醫學院，算得上是天之驕子。1980年，他到英國倫敦參加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聚會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Medicine Students(簡稱 ICCMS)。「當年沒有想過非洲竟然已經有醫療宣教，我想華人都是有資源的，但華人宣教的對象都是華人，很少有跨文化的，那一次的會議讓我體會信仰，打開眼界。」於是他就起步尋找醫療宣教的機會。直到今年差不多40個年頭，他的心思仍在「世界」，手卻在本地不斷努力，盼望有一天，香港人對世界的關注，不再只是吃喝和消費，還有關懷貧窮與靈性的更新。

離開阿富汗後，陳念聰更多時間在亞洲和南亞地區，關注的角度也不再是單純的扶貧救災，他期望可以了解新一代年輕人的想法。

「世界變得很亂，價值觀、國際關係也跟以前不同，很想知道年輕一代怎樣看這世界，包括不同國家、宗教和文化背景，阿拉伯世界的看法更是不一樣。阿富汗與南亞比較接近，我很想知道新一代怎樣看，怎樣合作，也很想知道世界舞台的變化會是怎樣的。」

「期望可以漸漸建立跨文化和國際的交流平台，為世界做些事情。雖然，未來世界還未可知。」